

「樹浪流」讀我———煌 陳

向 樹的陽株一

評小說難，評新詩更難，評散文尤難。其實，說「評散文」，倒不如說「說散文」來得巧當些。散文人人會寫，可是當你讀到一篇好散文時，你除了擊掌叫聲「好！」外，你能說出好在那裏嗎？

向陽出了一本叫「流浪樹」的散文集，他因我也是寫散文的，所以要我給「流浪樹」評一評。向陽不知寫散文的比寫小說寫新詩的都來得可憐，雖然散文這一文體自古以來便深受喜愛，但有幾人肯來評它的好壞呢？今日，即使最被詬病的新詩都有人專門做研究解析的工作，然而散文呢？我不敢言評，可是我却願來說說「流浪樹」這散文集子，也許又帶有點拋磚引玉的心理吧。

向陽是寫詩的，無怪乎散文裏也藏着優美的詩質，但是，他的散文氣勢却未被詩的氣勢所完全取代，很顯然的，固然在「流浪樹」一書的每一精短的篇章中不離寫詩的手法，對整個屬於向陽風格的散文，他仍能把握得極為流暢自然，這點不是單以感情來寫散文的人能擔當的。我一直認為：散文不僅需具有內容，更要配合熟稔運字的功力和獨特優美的技巧，如此

的相互運用之下，大概寫出的散文作品是不會太差的。向陽有的是深具詩人敏銳的感性和豐潤的感情，由於寫詩的關係，出自他筆下的散文作品，居然不容忽視。

在「鄉情篇」裏的作品中，很容易知道向陽對鄉土鄉情的熱忱是十分敏感而匍實的：

星光，是故鄉塔燈的招喚；螢螢的燈火，是一路南下計程的碑誌。穿過關山與關山間的幽鬱，涉過萍水和萍水間的渺寒，像急於歸巢的雁鳥，振翼，我在夜色中飄過。

——歸鄉的夜色

於是南望是我的日課和神聖的膜拜，故鄉是我的信仰和心中的太陽，許久以來，我已是一株望鄉的葵花，甘於流浪與等待。

——鄉土的清唱

家鄉的一景一物已變成向陽心中的一棵樹，生根、繁殖！向陽是懂得運用感情的人，而且他也是個深知如何付出感情的人，在「流浪樹」集中充滿了向陽這位年輕人對感情的認識，那是真的，完全是年輕的感情之發洩！於是「流浪」、「鄉愁」、「漂泊」、「無奈」等等的形容詞便出現了，我的意思不是不能用這些形容詞，而是向陽是年輕的，由年輕的心所感受出來的況味不免令人幾疑有強說愁的嫌疑，不過，這不是壞事，祇要是作者在當時的眞正感受是受支於眞感情，則在這樣年輕年齡時期所記下的痕跡是可原諒的，是可一讀的。因爲，向陽還年輕，「流浪樹」祇是年輕時的其中一個記號而已。

向陽曾自擬爲一株葵花，可是在他遇到他的「凌芙」這個女孩子之後，向陽又寫着：「如果要我對妳選擇，我寧可選擇月亮的妳。我雖愛葵花的幸福，但我尤其愛月亮驅着悲哀的幸福。我愛高貴貞聖的缺陷美感，甚於愛自私的冰清玉潔。」——煙雨燈火

向陽的心是向着鄉情的，可是一旦面對成長的戀情，向陽的選擇是有其理由的。收在「

書簡篇」這輯中的作品便是向陽對凌美這女孩感情的表露，寫得很美，而且充滿愛意。有人說，當愛來的時候，是作家作品最豐富最好的時候。這的確有點道理。向陽的運字是精確的，他的心情有點像道家，這可在「書簡篇」中所描寫的生活情趣狀況中可知。在向陽的流浪歲月裏，他是忘情不了凌美的，這點由以下的描寫中可清楚明白：

「攝氏二十六度，雨港基隆悶懣的氣氛，壓抑不住我心頭的幸福和那股離別的哀愁。那些岸上的山山石石，草草樹樹，對即將遠妳而去的我來說，都是一字一字的愛慕，一句一句的信誓。」

——浪濤，是海洋的翅膀

「從海上回來的這十多天裏，生活在山中的我，一直試圖着要從松濤的奔騰竹籟的嘯吟中，去找出山與海的共相。」

永夜不熄的明燈，凌美，從深山裏回來，到此刻在油燈下為離開山居做最後的巡禮和回憶，我內心迴盪的，也只是這七個字。」

——仲夏之書

由以上例舉出的兩段文字看來，向陽的感情洋溢在書中，叫人讀了也不覺為凌美那女孩感到幸福。當然，這樣注滿情愛心情的描寫在書中俯拾可及。向陽不避嫌不避俗地寫着愛情，那是因為他正處於真正的愛情中所致，出現在書中的所謂的愛經過文字某種程度的蛻變，以及感情的處理方式移化之後，並不叫人讀得肉麻尷尬的。

自然，向陽的散文固且具有詩質，但大致看來，它仍是平實無華的，純情的美一直給向陽提供寫作的泉源。我不反對把詩質放在散文中，但值得深思與考驗的是，散文中若是具備過份的詩質，那可能使散文蒙受創傷，把散文原來具有的骨架侵蝕，這樣喧賓奪主的情況是

很可慮的。幸好，向陽尚能認清這點，詩是詩，散文是散文，各有骨格，一旦把感情表現在散文上，那就非得以前文的骨架支撐不可！我的意思是說，詩質可當散文這棵樹的花朵，但不能取代樹幹。

在「手札篇」中，詩質成份與格調顯然較為明顯的，也許是因為要以最簡潔有力的文字表現一個意象或感情，基於在這樣的限制之下，詩的味道便充斥了「手札篇」的每一小段札中，請看：

「時常，喜歡在夜的寧靜的圍霧裏體味空靈的，寂寞，小魚一般，在夜的淺草中，任意翻游，直到把自己也游成孤兀的燈火，在暗鬱的窗前，慢慢，慢慢，燃燒……」

——閃亮的羽光

「而生命不只是一棵樹，有時它甚至應該是一片，葉，在白天凋萎，在夜鬱中，勇敢向泥土的乾硬洩進，而後，永生。」

——葉的永生

「所以，我總是喜歡，撥，那七個可愛的號碼，給妳。」

因為，我實在喜歡，撥，那七個可愛的號碼，給妳。」

——七個神秘的號碼

「濃霧中走過森林，懷於蒼松翠柏的強勁不屈後，在森林外邊，一望無垠的野地上，看到，枝柯嵯峨，只靠滿地落葉來保暖的一株，銀杏。」

——野霧裏的銀杏

像以上這些類似新詩的句子在「手札篇」中相當的多，也相當的嚴重。也許，向陽運用這種手法有他自己獨特的意義，或許更能表現另一面特有的感情，但運用多了，却可能氾濫成災，一方面可使讀者失去新鮮新奇感，一方面可能使作者自己也產生錯覺，在往後的作品

中，一遇到這類似的表現時，便不假思索的運用上去，那豈不糟了？這不僅使字句本身的意思沒法連貫，有了脫節，同時也影響了文字背後感情的完整性。

又例如：

「讓愛提携你，讓愛指引你，讓愛充實你，但別讓愛役使你。」

——關於愛

「歌詠花之燦爛，不如歌詠生命的華美；惋歎花之凋零，不如惋歎生命的坎坷；但與其歌詠，與其惋歎，又不如去充實，去改造。」

——花與生命

「你看我笑時，不知我爲這笑付出過眼淚；你怨我哭時，不知爲這哭我曾播種幸福；當我死去，你要驕傲我已活過。」

——當我死去

這樣的句法在「手札篇」中亦不少，爲何不連貫一氣？把這些字句連成一段，並未能減低其價值啊！如果說，「流浪樹」這散文集子有明顯的缺點的話，這點該是一個致命傷吧！「流浪樹」一書中的缺點仍是有的，例如對作品內容的廣度不夠，不過這可能與向陽的年齡、經驗有關，他該可以他那股敏銳度寫出更多更精彩的散文，而這些散文的觸鬚是廣泛生活各階層各角度各事態的。

向陽在跋中說得很對：「……我等着另一羣綠葉另一樹果實，來進駐枯落的枝桠，我等呀，我等呀，另一個自己，用無聲的文字有形的思想，來打倒二十三歲的向陽！」對了，就是這樣，向陽有的是年輕，他有足夠的功力把散文作更深入更廣曠的探索，說不定在他的下一本散文集中所帶給我們更驚喜的是他的努力成果！

向陽如果是一株流浪樹，那他不僅流浪而已，而是隨時隨地向著陽光伸展枝葉的一株樹！